

# 人偶为何被杀

高木彬光

著

たかぎ あきみつ

人形は  
なぜ殺される

高木彬光  
作品集  
#04

Takagi  
Akimitsu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

高木彬光作品集④

人偶为何被杀

(日) 高木彬光 著  
袁斌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NINGYO WA NAZE KOROSARERU

by TAKAGI Akimitsu

Copyright © 1955/2006 TAKAGI Akiko

All rights reserved.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based on the paperback edition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06 by Kobunsha Co., Ltd.

arranged with TAKAGI Akiko,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人偶为何被杀 / (日) 高木彬光著, 袁斌译. —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5.8

ISBN 978-7-5133-1811-2

I. ①人… II. ①高… ②袁… III. ①推理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23292 号

---



## 人偶为何被杀

(日) 高木彬光 著; 袁斌 译

责任编辑: 邹 瑛

责任印制: 李珊珊

装帧设计: @broussaille 私制

---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

读者服务: 010-88310811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

印 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开 本: 910mm×1230mm 1/32

印 张: 10.125

字 数: 158千字

版 次: 2015年8月第一版 2015年8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1811-2

定 价: 36.00元

---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 目 录

1	出版前言
5	序 词
	<b>第一幕 赴刑进行曲</b>
11	1 魔术邀请
18	2 处刑前失窃的头颅
26	3 魔术公理第一条
33	4 处刑后的头颅失窃
39	5 女王的处刑
52	6 可悲的牺牲者啊，你姓甚名谁
63	7 错误的搜索
72	8 玻璃塔中
80	9 黄金魔术师
86	10 精神病院的斩首女
	<b>第二幕 月光狂想曲</b>
99	1 匿名信
106	2 前赴兴津的邀请
114	3 杀人现场
120	4 人偶再次失窃
127	5 月光来客
130	6 凶手就在这些人当中！
134	7 人偶和活人的斩死尸体
142	8 Switch Back

## 目录

152	9 魔术公理第二条
162	10 人偶的脚印
	<b>第三幕 黑弥撒的牺牲</b>
169	1 惊世骇俗的大魔术
181	2 被刺的图腾
189	3 矮个儿的假小人
197	4 魔法师的弟子
206	5 日本岩窟王
219	6 古代黑魔法
227	7 黑弥撒
237	8 且归狮子之座
242	9 黑色手册的秘密
251	10 敦刻尔克大撤退
254	给诸位读者的挑战书
	<b>第四幕 人偶当死</b>
259	1 舞台背后的对话
269	2 无头的人偶
277	3 黄金城的崩塌
282	4 不进去就出不来
288	5 切莫喝干杯中酒
298	6 魔术破灭

## 出版前言

一九二三年，江戸川乱步发表了短篇小说《两分铜币》。这篇作品是日本推理文学的发轫之作，而这一年也因此被称为日本推理文学元年。

但必须承认，江戸川乱步确立的所谓“日本推理”，在这个时期还只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人们依稀觉得日本已经拥有了完全不同于西方世界的推理文学，但这种类型文学到底是什么样子，还没有人可以给出答案，包括江戸川乱步本人。于是，我们看到，在这个时期，日本的推理文学被注入了大量变格元素——悬疑、犯罪、心理、恐怖、猎奇、耽美、幻想……只要可以体现创作者思想的东西，都被使用在了推理小说之中。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一九四五年，著名作家横沟正史创作了长篇小说《本阵杀人事件》。这是一部非常正统的本格推理作品，明确地指明了日本推理小

说的发展方向。此后，大量创作者致力于本格推理小说的创作，本格推理对于变格推理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种趋势一直延续到了一九五七年的“清张革命”。在这个属于本格推理小说的时代里，除了开创者横沟正史，最具代表性、水准最高的作家，毫无疑问是一代宗师高木彬光。

高木彬光一九二〇年出生于青森市，本名高木诚一。他是一名理工科毕业生，在战争期间参与了飞机的研发与制造。日本战败以后，高木彬光所在的制造公司倒闭，贫困的他一时间失去了方向，经常在街头徘徊。某日，一位素不相识的街头命理师为他看相，说他的骨相和已故的小说家中里介山非常相似，并由此断言他会成为知名作家。

高木彬光受到鼓励，于一九四八年动笔创作了推理处女作、长篇小说《刺青杀人事件》。他将小说寄给了江户川乱步，得到了极高的评价，并被乱步推荐给了《宝石》杂志，最终得以出版。此后，高木彬光陆续创作了《能面杀人事件》《诅咒之家》《人偶为何被杀》等经典作品，一举奠定了其宗师级的地位。

高木彬光的本格推理小说细腻精巧，在布设情节和设置诡计方面的功力非常深厚。相比横沟正史，高木彬光的作品更加丰富厚重，拥有更多的误导和逆转情节，更加鲜明地体现了推理小说最本质的特色。很多读者和评论家认为高木彬光是唯一可以和横沟正史比肩的本格推理大师，甚至有不少人认为高木彬光的作品要胜于横沟正史。

进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推理小说创作的大环境发生了变化，社会派推理小说逐渐取代本格推理，占据了主流地位。作为本格推理的旗帜性人物，高木彬光没有被时代淘汰。他调整了创作方向，在保持了本格特色的同时，在作品中融入了大量社会派元素，更加注重对人性的剖析和对社会的反思。在这个时期，高木彬光创作了

大量以法庭为背景的法庭推理小说，这也是其风格转变的重要标志，其中的代表性作品有《破戒裁判》《白昼的死角》等。

高木彬光一生创作了百余部推理作品，塑造了数十位经典的侦探形象。其中最为脍炙人口的，无疑是早期作品中的名侦探神津恭介。这位天才型的名侦探和横沟正史笔下的侦探金田一耕助并称为“日本本格推理两大名侦探”。

高木彬光的部分作品曾被翻译为中文出版，但受到时代等因素的制约，缺乏系统性和专业性，已经不能适应当今读者的阅读需求。作为中国最大、最专业的推理小说出版平台，“午夜文库”有义务将这位大师的作品介绍给更多读者。在众多中国和日本推理界前辈和朋友的帮助下，新星出版社得到了高木彬光先生之女、版权继承人高木晶子女士的同意，编辑出版了“高木彬光作品集”。这部作品集第一阶段共出版高木彬光先生六部最经典、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作品，希望读者可以通过这套作品集，领略一代宗师高木彬光那永不褪色的风采。

“高木彬光作品集”每卷具体内容为：

- 1、《刺青杀人事件》，一九四八年，神津恭介系列；
- 2、《能面杀人事件》，一九五〇年，第三届日本侦探作家俱乐部奖获奖作品；
- 3、《诅咒之家》，一九五四年，神津恭介系列；
- 4、《人偶为何被杀》，一九五五年，神津恭介系列；
- 5、《白昼的死角》，一九六〇年；
- 6、《破戒裁判》，一九六一年。

新星出版社“午夜文库”编辑部





## 序 词

在提笔写下这起奇怪连续杀人案件前，我觉得有必要，先对这让人看来颇为费解的标题稍稍做一下解释。

所谓推理作家，经常都会受人指责，说我们写下的文字冷酷无情，用的形容词太过血腥，作品的每一行都会出现“全身血液冻结”“凄惨离奇”“充满恐惧”“让人后背发凉”“血腥战栗的光景”之类的字眼。

若是让抱有这种论点的人出来评说的话，首先，这部作品的书名就会成为他们批判的靶心。

人偶这种东西，不管制作得如何精巧细致，哪怕一眼看去几乎与活人的容貌无异，它也只不过是一个体内没有血液流过的非生物。即便把它美丽的金发脑袋掰下，把它的躯干放到铁路上，让火车轧得四分五裂，再或者用其他的办法来折磨它的身体，没有生命的非生物都是无法被杀死的，顶多只能让它变得伤痕累累罢了——他们

必定会搬出这样一堆道理来展开议论。

诚然，他们的这种说法确实有理。从这层意义上来说，或许这件案子发生时，流传于世间的“人偶杀人事件”的名称要远比这个书名简明直接，也更能体现案件的内容。

然而，我却决心冒一冒“故弄玄虚”的大不韪选择这个书名。至于其理由，随着故事的逐渐展开，读者们迟早都会明白。在这里，我就来简单地写一些开场白式的解说好了。

在那些尚未经受文明洗礼的原始民族之间，人偶这种东西，既不是单纯的美术品，也不是单纯的玩物。他们把人偶当成信仰的对象，或者是咒术的对象，动手制作人偶，热爱、尊崇、祭奠并供奉它们。在他们看来，人偶既然是一种人为创造出来的作品，就是一种具有灵魂、来自异世界的生物。在某些场合，人偶甚至是一种为人类造福的神明的化身；而在另外的一些场合，只要使用了某种魔法，那么人偶沉睡的灵魂就会被唤醒，之后，它就会活动、会交流、会哭、会笑，有时甚至能说出深情话语的一种生物，像人一样。

以这些观点为基础，世间诞生了无数的民间传说，而像《彼得鲁什卡》那样，幻想化作最高艺术作品的事例，也同样屡见不鲜。

此外，在另外一些场合，人们还会把人偶看作主人的护符，认为它会承担起一切向人类袭来的灾厄，为主人驱灾除难。

因此，对原始人来说，这种可称为守护神的人偶若是受到损伤，那将是一件令人痛彻心扉的事。人偶今天遭遇到的残酷命运，会在明天幻化成一种新的形式降临到自己身上。他们恐惧不已，惶惶不可终日。如果不设法降服恶魔、驱散怨灵的话，他们甚至连觉都睡不安稳。

不，这样的信仰绝非仅限于原始民族之间。就以我们日本来举

例，江户时代，民间有一种“参丑时”的风俗——在那些穷乡僻壤间，这种风俗甚至残留到了明治、大正年间。

真爱遭人践踏的女子，化作生魂恶鬼，披散着一头长长的乱发，头上戴着插有三根燃烧的蜡烛的铁环，向象征着情敌或负心汉的稻草人偶身上钉钉子——深夜之中，这种丧失心魂一般的人穿一身白衣出现，只要稍稍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我的心中便会有种鬼气森森、不寒而栗的感觉。

而在孩童之中，如今依旧还流传着和当年完全相同的，悬挂晴天娃娃的风俗。孩童们会制作人偶，向着它祈祷明天不要下雨。

晴天娃娃晴天娃，  
明天有个好天气，  
若你还哭天下雨，  
我就割断你脖子。

孩童们天真的歌声和无邪的身影，虽然蕴含着一种能够引得我们会心一笑的东西，但这种行为，却在某种意义上真实地反映了原始人的风俗。

心理学家认为，不管文明如何进步，盘踞在人类心底深处的那种原始人式的感情，都是永远无法改变的。比方说，如果在噩梦中梦见自己被蛇追赶，冷汗直流，那么或许其实是几十代或者几百代前，祖先的经历和感觉突然在自己的意识深处苏醒过来的缘故。这种原始人式的感觉、古代人式的本能被唤醒的时候，人们会为平素自己身边的环境和太过隔绝的事态动向而惊呆，感受到一种雷电般突如其来的恐惧。

的确，或许在这起案件的凶手心中，大概也潜藏着这样一种神秘的感觉吧。在唤醒人们心中原始人式的恐惧心理这方面，他确实具有天才般的手腕。

在杀害人偶时，这名凶手故意展开了一场令世人觉得绝不可能做到的冒险。即便如此，在真正动手杀人的时候，他也同样表现得轻松自如，感觉就像是在哼着小曲一样。

这起案件中之所以会充满一种难以言喻、令人费解的氛围，归根结底，或许都是因为这种倒错现象的存在。

被这起案件唤醒了潜藏心底的原始祖先的情感，人们心生恐惧，战栗不已，惶惑困扰。这名凶手，为何会对人偶这种东西如此执着？

话虽如此，我本人却也同样是这种妄想的俘虏之一。即便到了案件中的所有谜团都已解开，而真相也已大白于天下的今天，当时那种盲目的恐怖感，却也丝毫没有消退，始终残留在我的心间。正是因为那种印象实在太过强烈，我才会因为在无数次的揣测、思考之后，为这本书选择了这样一个书名。

出于先前我所讲述的观点见地，诸位读者如果能够接受“杀害人偶”这句话，那么这个书名也就不会再令人感觉虚张声势了。

这起人偶被杀案件的凶手，绝非是因为猎奇或癫狂才动手杀害人偶的。这其中，反而存在一种极为细密、极为巧妙的，魔术似的精密筹划和算计。而解开这起案件所有秘密的关键，也就隐藏在凶手杀害人偶这一举动的意义当中。

从这层意义上来说，如果站在本格推理小说的立场上看，这个书名，其实就是向诸位读者发起挑战的话语。

笔者在这里抖出的包袱，那就是：

“人偶为何被杀？”

第一幕 赴刑进行曲 ——



## 1 魔术邀请

走出新宿站东口，向着溜冰场方向前行大约两百米的地方，有一家充满着怪异情调，名为“玻璃塔”的咖啡馆。

光是从店名来看，或许任何人都会觉得这是一家四墙全都是玻璃，采光良好的现代咖啡厅。但实际上，站到店门外一看，它给人的感觉却完全出人意料。

红砖砌成的墙壁，颜色黯淡得如同长了一层青苔，窗户也跟监狱牢房的一样，小得就像采光用的孔洞。唯一和牢房墙壁上的采光孔不同的地方，就在于那孔洞上并没有装铁栏杆。

当然了，这家店的外观和附近杂乱不堪、阴暗昏黑的街镇整体上并无不协调之处。只要一踏进店里，就能感受到一种富有异国情调的少见的光景。

店里一片昏暗，给人一种走进仓库或地窖般的感觉。这倒也罢了，墙上悬挂的画框里，装的也同样是些怪异的图画。时至今日，



如果画框里装的是毕加索或者马蒂斯之类的，上下左右都难以分清的画，那倒也不能随便说它们怪异了。可那全是些阴郁发黑的铜版画，题材也全是些好似从西洋的中世纪魔法书中剪切下来的，插画一样奇怪的东西。

鼻子长得像香肠一样的妖婆，扛着巨大的月牙形砍头镰刀的恶魔，身上长着三条腿的矮人……墙面之上，到处都是恶魔聚会般的光景。而店里的其他装饰，也都是诸如印度驱蛇人吹的笛子、人形的树根，或是《天方夜谭》中提到的那种生着铜绿的油灯之类的东西。这些东西总会散发出异样的气氛，飘荡在四周。

而在这些东西当中，令人感觉最不可思议，同时也是最难以理解的东西，就是装饰在它们中间的壁龛里的那件阴惨的物品。

偌大的玻璃箱子里，放着个一尺来高、双层结构、四面玻璃的塔状物体，塔中的天花板上则倒挂着一个六寸左右的人偶。人偶双足被绑，双手也被铐上了手铐——而那张毫无表情的脸孔，仿佛是难以忍受这残忍的拷打一样涨得通红，眼球也似乎随时会飞出去一样。

这座无比阴惨的玻璃塔，就是这家咖啡馆的店名来源。

自打和酒友青柳八段去过这家充斥着难以言喻的诡异气氛的咖啡馆后，侦探作家松下研三就一直很喜欢这家店。某天傍晚，他把店老板叫到自己面前，递上自己的名片，恳求老板告诉他一些有关这个奇怪装饰物的情况。

“松下研三老师……啊，您是前搜查一课课长松下英一郎的弟弟，专门写侦探小说的啊……先前我倒也时常听人提起您的大名呢。”

店主措辞慎重，在研三对面的椅子上坐了下来。他长相端正，从那头毫无杂色，闪烁着雪一样光芒的头发上，研三推断他的年纪在六十岁左右。可是，等听说对方的实际年龄之后，研三不由得大